

文学描写的析疑集

语言描写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
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



说 明

描写，在记叙性文章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学习和借鉴古今中外优秀作家的描写技巧，对于丰富写作课教学内容和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无疑是大有裨益的。然而，由于许多优秀的描写范例散见于浩瀚的作品中，不易找齐，给人们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为此，我们从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学作品中，精选了各种描写范例，逐例加以评析，编成了这套《文学描写例析丛书》。

这套丛书共有《景物描写》、《细节描写》、《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行动描写》、《场面描写》七个分册。每册各收范例二百五十个左右，分别注明出处，结合原文内容逐例加以评析。各册均附专题论文一篇，系统地详细地介绍各种描写的要求和方法。由于各种描写是一个整体，各种手法与技巧也往往是相互交错的，因此，我们的分类肯定是不十分科学的。目前这种分类，仅仅是为了读者便于查找而已。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缺点、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指正。

中国写作研究会安徽分会编辑委员会

一九八一年四月

目 录

一、语言描写的作用

- 刻划人物性格····· (1)
- 透露人物心理····· (15)
- 描摹人物语态····· (23)
- 揭示人物身分和社会关系····· (32)
- 反映作品主题和时代特点····· (39)
- 预示和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57)
- 间接描写人物和景物····· (65)

二、语言描写的方法

- 与其他描写配合运用····· (77)
- 描写同一人物前后不同的语言····· (90)
- 相关人物的对比描写····· (99)
- 运用修辞手法····· (118)
- 简笔勾勒····· (131)
- 用叙述的方式描写人物语言····· (138)

三、谈语言描写····· (142)

刻划人物性格

当此时，彭越数反梁地，绝楚粮食，项王患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汉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汉王曰：“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司马迁《史记·项羽本记》，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40—41页）

◀评析▶这里仅仅用了两句对话，叙述了一件事情，便把两副嘴脸——项羽的蛮横和刘邦的无赖活灵活现地揭示在读者面前。寥寥数笔，形象鲜明。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雪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上邪》见林庚、冯沅君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106页）

◀评析▶这是一个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她指天为誓，连用五件不可能的事情来表明自己坚贞不渝的爱情。感情挚热，语气强烈，个性异常鲜明。

行者道：“你这个呆子！我临别之时，曾叮咛又叮咛，说道：‘若有妖魔捉住师父，你就说老孙是他的大徒弟。’怎么却不说我？”八戒又思量道：“请将不如激将，等我激他一激。”道：“哥啊，不说你还好哩，只为说你，他一发无状！”行者

道：“怎么说？”八戒道：“我说：‘妖精，你不要无礼，莫害我师父；我还有个大师兄，叫做孙行者。他神通广大，善能降妖。他来时教你死无葬身之地！’那怪闻言，越加忿怒，骂道：‘是个甚么孙行者，我可怕他！他若来，我剥了他皮，抽了他筋，啃了他骨，吃了他心！一饶他猴子瘦，我也把他剁碎着油烹！’”行者闻言，就气得抓耳挠腮，暴躁乱跳道：“是那个敢这等骂我！”八戒道：“哥哥息怒，是他黄袍怪这等骂来，我故学与你听也。”行者道：“贤弟，你起来。不是我去不成；既是妖精敢骂我，我就不能不降他。我和你去。老孙五百年前大闹天空，普天的神将看见我，一个个控背躬身，口口称呼大圣。这妖怪无礼，他敢背前面后骂我！我去，把他拿住，碎尸万段，以报骂我之仇！报毕，我即回来。”八戒道：“哥哥，正是。你只去拿了妖精，报了你仇，那时来与不来，任从尊意。”

（吴承恩《西游记》第三十一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版419—420页）

◀评析▶这段对话写出了人物变化的思想和性格。八戒乃呆子命名，想不到也有如此智慧，竟用激将妙计引大圣出山伏妖；悟空善于精细妙算，也会因气窄性急中呆子之计。大千世界是复杂的，人物性格特征也是多方面的。作者安排的这场戏，妙趣横生地刻划了悟空和八戒性格中的另一面，不愧是高手名家。

武松再筛第二杯酒，对那妇人说道：“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用武松多说。我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觑他。常言道：‘表壮不为里壮。’嫂嫂把家定，我哥哥烦恼做什

么？岂不闻古人言：‘篱牢犬不入。’”那妇人听了这话，被武松说了这一篇，一点红从耳朵边起，紫涨了面皮，指着武大便骂道：“你这个腌臢混沌！有什么言语，在外人处说来，欺负老娘！我是一个不戴头巾男子汉，叮叮当当响的婆娘！拳头上立得人，胳膊上走得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搠不出的鳖老婆。自从嫁了武大，真个蝼蚁也不敢入屋里来，有什么篱笆不牢，犬儿钻得入来！你胡言乱语，一句句都要下落，丢下砖头瓦儿，一个个也要着地。”

（施耐庵、罗贯中《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288—289页）

◀评析▶从这段铿锵有声连珠炮似的话里，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潘金莲栩栩如生的性格：泼辣、粗野、虚伪、装腔作势、里虚外强的不平常的性格。

这熙凤携着黛玉的手，上下细细打量一回，便仍送至贾母身边坐下，因笑道：“天下真有这样标致人儿！我今日才算看见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象老祖宗的外孙女儿，竟是嫡亲的孙女儿似的，怨不得老祖宗天天嘴里心里放不下。——只可怜我这妹妹这么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便用帕拭泪，贾母哭道：“我才好了，你又来招我。你妹妹远路才来，身子又弱，也才劝住了，快别再提了。”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道：“正是吧！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了老祖宗了，该打，该打！”又忙拉着黛玉的手问道：“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现吃什么药？在这里别想，要什么吃的、什么玩的，只管告诉我，丫头老婆们不好，也只管告诉我。”黛玉一一答应。一面熙凤又问人：“林姑

娘的东西可搬进来了？带了几个人来？你们赶早打扫两间屋叫他们歇歇儿去。”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30页）

◀评析▶明褒黛玉，暗捧贾母，佯哭假笑，八面玲珑，也只有凤姐这样的角色，才能做到如此虚伪造作、巧于逢迎的田地！曹雪芹刻划人物真是入木三分，令人叹服。

凤姐道：“我那里管的上这些事来！见识又浅，嘴又笨，心又直，‘人家给个棒槌，我就拿着认作针’了。脸又软，搁不住人家给两句好话儿。况且又没经过事，胆子又小，太太略有点不舒服，就吓的也睡不着了。我苦辞过几回，太太不许，倒说我图受用，不肯学习。那里知道我是捻着把汗儿呢！一句也不敢多说，一步也不敢妄行。你是知道的，咱们家所有的这些管家奶奶。那一个是好缠的？错一点儿他们就笑话打趣，偏一点儿他们就‘指桑骂槐’的抱怨；‘坐山看虎斗’，‘借刀杀人’，‘引风吹火’，‘站干岸儿’，推倒了油瓶儿不扶，都是全挂子的本事！况且我又年轻，不压人，怨不得不把我搁在眼里。更可笑那府里蓉儿媳妇死了，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讨情，只要请我帮他几天；我再四推辞，太太做情应了，只得从命，——到底叫我闹了个马仰人翻，更不成个体统。至今珍大哥还抱怨后悔呢。你明儿见了他，好歹赔释，就说我年轻，原没见过世面，谁叫大爷错委了他呢。”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版177页）

◀评析▶这是第十六回王熙凤协理宁国府后对贾琏说的一段话。这里，王熙凤表面上自谦，实则炫耀，口头上装模作样

说自己如何如何不行，骨子里是洋洋自得，在丈夫面前尽情卖弄。无论措词和语气，都切合王熙凤的身分、地位和性格，表现了她独特的情态和风貌，透露了她的内在心理。

匡超人道：“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各家的稿子，还有《四书讲书》、《五经讲书》、《古文选本》——家里有个帐，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只愁买不到手。还有个拙稿是前年刻的，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版。不瞒二位先生说，此五省读书的人，家家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子之神位’。”牛布衣笑道：“先生，你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之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呼？”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牛布衣见他如此说，也不和他辩。

（吴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246—247页）

◀评析▶作者自己并不出面说半句话，只是通过人物恬不知耻地自吹自擂，就十分鲜明生动地勾画出了这位活着的“先儒”匡超人的可笑嘴脸，诚为鲁迅所说“婉而多讽”，“使彼世相，如在目前”。

（徐御史）屏去从人，私向周兵备请教：“这妇人所告，正是老父，学生欲待不准她状，又恐在别处衙门告理”。周兵备呵呵大笑道：“先生可分付巡捕官带那妇人明日察院中审问。到那其间，一顿板子，将那妇人敲死，可不绝了后患”徐

御史起身相谢道：“承教了。”辞别周兵备，分付了巡捕说话，押那告状的妇人，明早带进衙门面审。

（冯梦龙《警世通言·苏知县罗衫再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471页）

◀评析▶郑氏遇害，人命关天，凶手乃徐御史之父。面对着吓得“面如土色”的徐御史，周兵备呵呵一笑。寥寥数语，竟化冤海为泡沫，活脱脱地呈现出了周兵备的老奸巨滑，阴狠毒辣的性格。

赵府上的两位男人和两个真本家，也正站在大门口论革命，阿Q没看见，昂了头直唱过去。

“得得，……”

“老Q，”赵太爷怯怯的迎着低声的叫。

“锵锵，”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会和“老”字联结起来，以为是一句别的话，与己无干，只是唱，“得，锵，锵令锵，锵！”

“老Q。”

“悔不该……”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这才站住，歪着头问道，“什么？”

“老Q，……现在……”赵太爷却又没有话，“现在……发财么？”

“发财？自然。要什么就是什么……”

“阿……Q哥，象我们这样穷朋友是不要紧的……”赵白眼惴惴的说似乎想探革命党的口风。

“穷朋友？你说比我有钱。”阿Q说着自去了。

（鲁迅《阿Q正传》见《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上海人民

出版社1973年版83—84页)

◀评析▶这段对话，生动地表现了阿Q觉得自己作了革命党后的趾高气扬的神态，深刻地揭露了赵太爷之流在革命高潮到来时装出的一副怯而恭的丑相。从喊“阿Q”到“老Q”，这一字之差，把反动阶级对革命无比恐惧的心理刻划得淋漓尽致。

“我不喝酒！”祥子看着酒盅出神。

“不喝就滚出去，好心好意，不领情是怎着？你个傻骆驼！辣不死你！连我还能喝四两呢。不信，你看着！”她把酒盅端起来，灌了多半盅，一闭眼，哈了一声。举着盅儿：“你喝！要不，我揪耳朵灌你！”

.....

“我不要脸？别教我往外说你的事儿，你什么屎没拉过？我可才是头一回，还都是你的错儿；男大当娶，女大当聘，你六十九了，白活！这不是当着大众，”她向四下里一指，“咱们弄清楚了顶好，心明眼亮！就着这个喜棚，你再办一通儿事得了！”

(老舍《骆驼祥子》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50、130页)

◀评析▶上面两段话是《骆驼祥子》中刘四爷的女儿虎妞的个性化语言。虎妞是个性格粗暴近乎男人的“老姑娘”，她勾引祥子，请祥子喝酒，可祥子不肯喝，她的这种半带强制，半带说情骂俏的话语，活脱脱地表现出这个“老姑娘”粗暴而又泼辣的性格。虎妞对她父亲的态度以及最后揭她父亲老底的话语，更进一步显露了她的性格特征。

朱老忠把涛他娘叫到跟前，对严志和说：“明天，我要去济南打救运涛，你们在家里，要万事小心。早晨不要黑着地，下晚早点儿关上门。要管着咱家的猪、狗、鸡、鸭，不要作害人家，免得口角。黑暗势力听说咱家遇上了灾难，他们一定要投井下石，祸害咱。在我没回来以前，你不要招惹他们，就是在咱门上骂三趟街，指着严志和的名字骂，你也不要吭声。等我回来，咱再和他们算帐。兄弟！听我的话，你是我的好兄弟，不按我说的办，回来我要不依你。”……

朱老忠又对涛他娘说：“志和身子骨不好，你就是当家的人儿，千辛万苦，也要把庄稼拾掇回家来，咱自春到夏，耕种庄稼不是容易。一个人力气不够，就叫贵他娘、二贵、老星哥他们帮着。”

（梁斌《红旗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58年版177页）

◀**评析**▶朱老忠探监前夕对严志和夫妇的一段谈话，审时度势，考虑周严，可谓语重心长！通过这富有个性化的语言，把朱老忠的精明、老练、深谋远虑的性格特点十分鲜明地刻划了出来。

在编席组里，银花就最反对冯四嫂，常常批评她想占便宜，冯四嫂嘴比刀口还快，当然不肯示弱，争过多回。这两个人是事事相顶的。这时，不由勾引起银花往日的不满，脱口而出道：“你不愿意参加你就走！少你一家不为少……”

春芳忙阻拦道：“银花，你，你这是……”

银花道：“你怕啥，少了她这盘狗肉还不成席啊！不要一泡鸡屎坏一缸酱……”

万寿余大声叫道：“银花！你不能少说一句。”

银花道：“为啥少说，俺们这些中农，离便宜不张口的。俺就没有便宜给她讨。”

冯四嫂也吵吵地站起来：“俺想占便宜，俺占你的啥便宜？俺家养牛，自己不种，先帮你们去种，这就是好的。”

银花道：“你走你就走，俺不希罕你的大犍牛。你一进门，俺就看透你的心，但不是真心来参加互助组的。”

李学成跑过去，插不上嘴讲话，急的他两手在半空中，只是乱摆。

春芳也被这两个人吵急了，跑上去，迎面挡住银花道：“好姑奶奶，你替我走吧！”

银花把身子一晃，推开春芳道：“你怕啥，少了她一家，互助组散不了。”

冯四嫂也走到屋心，左手抱孩子，右手指着银花道：“你不要拿大奶吓唬孩子，俺不参加互助组，地也不会荒，也不会挨饿。”转身向丈夫说：“走！回去。”这可把她怀里的小孩，吓得呱呱直哭。

银花道：“你放心，保证没有人上门去请你。”

（陈登科《风雷》第一部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570页—571页）

◀评析▶这段对话恰到好处地刻划了银花的性格特征，在读者面前，一个大胆泼辣，心直口快，甚至有点桀骜不驯的农村姑娘——银花的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

天黑了，还下着雨。张高谦刚要走进羊栏，突然看见屋里有一个黑影。这人抱着一头肥壮的小羊羔，正想奔出门来，听见屋外有脚步声，又退缩回去。就在这时候，小羊咩咩地哀

叫，象是向张高谦求救。

张高谦立刻跑进羊栏，大声问：“谁？”那个黑影贴在墙上一动也不动。张高谦一眼就看出，那就是偷猪贼陈先凤。

“你来干什么！”张高谦拦住去路，不让他走。

陈先凤哆嗦了一下，低声说：“羊是生产队的，又不是你的，喊什么！”

“正因为是生产队的羊，我才要管，你把羊放下来！”张高谦气乎乎地说。

“你说丢了，不就得了！杀了羊，分一半给你，谁也不知道！”陈先凤很狡猾，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来，说：“我出钱买，这些钱都给你！”

张高谦愤怒地说：“去你的！你这个坏蛋，集体的羊，一根羊毛也不许你动！放手！”

他猛扑上去，要夺回“山妖”手里的羊！陈先凤推开他，他又扑上去，又被推开。不料张高谦手一松，柴刀当啷一声，掉了下来。

陈先凤拾起来，举起柴刀，威胁张高谦说：“你要羊，还是要命？”

这时候，张高谦象个勇敢的战士，他守卫着羊栏，就象是守卫着阵地一样，为了集体的羊，决不后退一步。他紧紧抱着小羊羔，厉声喝道：“你这个坏蛋！我要到队里去报告！陈先凤偷羊啦！”

陈先凤吓得连忙捂住张高谦的嘴。张高谦狠狠地咬了敌人一口，拚着全身力气跟他搏斗。陈先凤两眼血红，突然举起柴刀，疯狂地砍下来……

（何为《张高谦》，见《1949—1979上海儿童文学选》第

四卷少年儿童出版社1979年11月版79—80页)

◀评析▶张高谦是个少年小英雄，他为了保卫集体的财产，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里张高谦与陈先凤的对话描写，就把他那种不怕敌人威胁，不怕敌人利诱，大义凛然、英勇顽强的性格凸现出来了。

这时格仑利希先生完全失掉理智……

“哈！好！好！”他喊道，“去你的吧！你以为我在为你哭丧吗！你这笨鹅？才不是呢，你弄错了，我的最亲爱的！我只是为了你的钱才跟你结婚，可是因为你的钱太不够了，你尽管回家去好了！我已经厌烦你了……厌烦了……厌烦了！……”

（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傅惟慈译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191—192页）

◀析评▶这正是一语泄漏了天机：格仑利希爱的不是人，而是钱。他跟安东妮结婚，为的就是钱。一旦妻子的钱被骗光，他就“厌烦了”，一脚将她踢开。一个以婚姻为资本进行诈骗的市侩商人的丑恶嘴脸通过这段对话暴露无遗。

阿尔巴贡 雅克，我约好了今天请人吃晚饭。……

雅克师傅 席面上有多少人？

阿尔巴贡 我们不是八个人，就是十个人。就作为八个人好了。有八个人吃的，也就足够十个人了。

……

雅克师傅 好吧！那就得开四份好汤，五道主菜。好汤……主菜……

阿尔巴贡 活见鬼哟！可以款待全城的人了。

雅克师傅 烤的东西……

阿尔巴贡 （拿手捂住他的嘴）哎呀！捣蛋鬼，你吃掉我的全部家当。

雅克师傅 和烤的东西同时上的……

阿尔巴贡 还有？

……

阿尔巴贡 就该搭配一些不对胃口的东西，不吃便罢，一吃就饱，好比肥肥的红烧羊呐，栗子肉馅的点心呐。

（莫里哀《吝嗇鬼》第三幕，李健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252页）

◀评析▶ 既想请人吃饭，却又舍不得花钱，想方设法往少里扣。只有吝啬鬼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事来。

当布料还在织布机上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它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然后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所在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在以全付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

“您看这布华丽不华丽？”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织布机，因为他们相信别人一定可以看得见布料。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可骇人听闻了。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够资格当一个皇帝吗？这可是我所遇见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哎呀，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十二分的满意！”

于是他就点头表示出他的满意。他仔细地看看织布机，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到。跟着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比别人看到更多的东西。不过，象皇帝一样，他们也说：“哎呀，真是美极了！”他们向皇帝建议，用这新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着这衣服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这布是华丽的！精致的！无双的！”每人都先后随声附和着。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扣眼上的勋章，同时还封他们为“御聘织师”。

（安徒生《皇帝的新装》见《安徒生童话选》叶君健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114—115页）

◀评析▶两个骗子给皇帝织新衣，明明是在空织，什么也看不见。大臣为了奉承皇帝，怕皇帝骂他愚蠢不识货，便空口说瞎话，称赞骗子织的衣服“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皇帝呢，也怕别人说他愚蠢，不够资格当一个皇帝，于是也随口乱吹“真是美极了”、“我十二分的满意。”这些滑稽而又自欺欺人的语言，把他们那种愚蠢而又虚伪的性格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他们都站在客厅的门口，彼此互相谦逊，要别人先进门去，已经有好几分钟了。

“请呀，您不要这么客气，请呀，您先请，”乞乞科夫说。

“不能的，请吧，保甫尔·伊凡诺维支，您是我的客人呀，”玛尼罗夫回答道，用手指着门。

“可是我请您不要这么费神，不行的，请请，您不要这么

费神；请请，请您先一步，”乞乞科夫说。

“那可不能，请您原谅，我是不能使我的客人，一位这样体面的，有教育的绅士，走在我的后面的。”

“哪里有什么教育呢！请吧请吧，还是请您先一步。”

“不成不成，请您赏光，请您先一步。”

那又为什么呢？”

“哦哦，就是这样子！”玛尼罗夫带着和气的微笑，说。这两位朋友终于并排走进门去了，大家略略挤了一下。

（果戈里《死魂灵》鲁迅译见周煦良主编《外国文学作品选》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367页）

◀评析▶为了究竟谁先跨进门坎，乞乞可夫、玛尼罗夫两人你推我让，谁也不愿先进一步。这种故作姿态、令人作呕的表演，这种表面的“谦让”，恰恰暴露了他们虚伪面目，它丝毫掩盖不了剥削阶级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本质。不是吗？就在这种“谦逊”的后面，接着而来的就是一场讨价还价、互不相让的卖买交易。